

每一次吻别都是为了迎接更热烈的归来



我和你 吻别

李李翔◎著

声色年华里的青涩之爱
懵懂岁月时的纯恋之歌



80后以此书祭奠青春·90后以此书纪念青春

我
和
你
吻
别



李李翔〇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和你吻别/李李翔著.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1.5

ISBN 978-7-5125-0198-0

I. ①我…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43966号

我和你吻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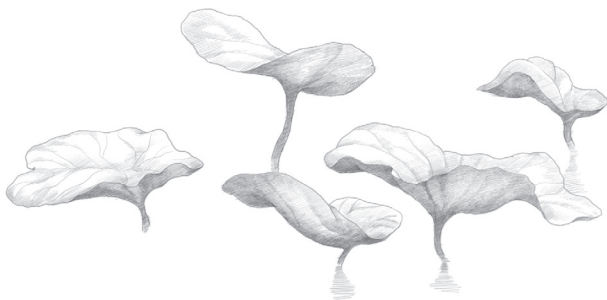
作 者 李李翔
责任编辑 李 璞
统筹监制 葛宏峰 何亚娟
策划编辑 燕 兮
美术编辑 徐燕南
市场推广 张 蓉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北京国文润华图书销售公司
印 刷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
开 本 710×1000 16开
16印张 280千字
版 次 2011年5月第1版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5-0198-0
定 价 25.00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邮编: 100013
总编室: (010) 64270995 传真: (010) 64271499
销售热线: (010) 64271187 64279032
传真: (010) 84257656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目录

contents

- 楔子 结婚/5
- 第一章 误上贼船/11
- 第二章 “一见钟情” /21
- 第三章 会错意，表错情/31
- 第四章 天籁杯/41
- 第五章 耍流氓/51
- 第六章 情不知从何起/62
- 第七章 小心机/74
- 第八章 惊鸿一瞥/84
- 第九章 一去不返/95
- 第十章 流年似水/105
- 第十一章 梦醒了/115



目录

contents

- 第十二章 缘起缘灭/125
- 第十三章 开始懂了/136
- 第十四章 恋爱要以结婚为前提/146
- 第十五章 当头棒喝/156
- 第十六章 玉不琢不成器/167
- 第十七章 甜蜜·隐忧/176
- 第十八章 文来不如武斗/186
- 第十九章 暴风雨前的平静/196
- 第二十章 齐大非偶/207
- 第二十一章 长大是顿悟的事儿/216
- 第二十二章 针尖对麦芒/225
- 第二十三章 放下心魔，立地成佛/234
- 第二十四章 因为我爱你/244



楔子 结婚

“结婚？”唐译表现出的样子既非欣喜若狂也非大吃一惊，而是一脸茫然地看着陈上，抽出餐巾纸擦去嘴角残留的豆浆沫儿，这才不疾不徐地说：“如果我没有失忆，你昨天刚过完二十一岁生日。”

“这个你不用管。你不是说随便我要什么生日礼物都可以吗？”陈上隔着桌子急切地求证道。

“前提是，也要我做得到啊。”她漫不经心说着，把油条泡在滚烫的豆浆里，吃得津津有味。

“跟我结婚，难道你做不到？”

“我当然没问题喽，问题是你。”她很爽快地点头。

“那好，你跟我来。”陈上拉起她往外走。

“我饭还没吃完……学校里不要拉拉扯扯……去哪儿……”

两人一路出了食堂。陈上把她塞进车子里，开到校门口的时候降下车窗问站岗的保安：“民政局怎么走？”

沿路的法国梧桐绿意盎然，两旁一盆盆紫色的花球由上而下垒成一棵花树，成



片的月季红黄交错形成一个规则的几何图案。上临市的五月，色彩浓烈的像是一幅酣畅淋漓的油墨画。

“今天天气这么好，应该是个黄道吉日。”他笑盈盈地说。

“好像要下雨哦。”唐译喃喃自语。所谓“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天边的云彩红得有些诡异。

民政局离上大只有两条街的距离，很快就到了。唐译站在大厅门口，探头探脑往里看，“你是来咨询的吗？”她也很好奇，听说结婚和离婚都是在这里办理，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样子。

陈上揉了揉她的头发，“当然是登记。”他掏出身份证，得意洋洋给她看。

“咦，你怎么大了一岁？”唐译看着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吃惊地说。

“那时候办理出国手续，还差几个月成年，只好提前一年出生啦。走，我们进去吧。”两人来得早，里面只有一对中年夫妻在签字办理手续。陈上跑进去，兴高采烈地说：“同志，我们来登记。”

旁边的工作人员发出笑声。唐译双手抱胸站在门外，十分无奈地看着他。

“怎么了？”他走出来，待看见门上写着的“离婚登记处”五个大字时，脸上的表情顿时由不解变为尴尬。

两人来到隔壁的结婚登记处。工作人员因为证件不齐而拒绝办理。陈上睁大眼睛说：“结婚不是很简单的吗，为什么还要户口本？”

工作人员笑起来，“你们来结婚，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

唐译为自己的无知觉得丢脸，小声辩解说：“我们没结过婚，所以不知道……”

“现在怎么办？”陈上垂头丧气走出民政局。

“算了，还要户口本，别结了。”

“不行，婚姻大事，怎么能算了呢？”陈上一脸不赞同地说。

“可是，哪有户口本？”

他像是想到了什么，目光灼灼看着她，小声说：“偷！”

“今天我家没人，连韩姨都不在。”陈上把车子停在大门口，打开车门一骨碌跳下来。

“这样不好吧？还是算了。”唐译双手扯着安全带，无论陈上怎么拉她都不肯下车。

陈上没好气说：“怕什么，连国家都提倡恋爱自由，婚姻自主。难道你反悔了，不想跟我结婚？”

唐译咽了咽口水，结结巴巴说：“没，没有……”

“没有就好。你在这等着，要是有意外情况，就按一下车喇叭。”

陈上跑上楼打开父母卧室的门，翻箱倒柜找户口本。他记得小时候还见过，户口本和结婚证放在一块的，现在怎么就找不到了呢。

唐译在车里等得都快睡着了，突然被陈家自动铁门打开的声音给惊醒了。她打了个激灵，二话不说跳下车，一头钻进半人高的灌木丛躲了起来。

“阿上回来了？怎么又把车子停这里，哎！”陈母的车被挡住了，只好提前下来，提到自己的儿子语气难免宠溺却又无可奈何。她是一个外表温柔美丽做事却很干脆利落的女人。

“韩姨，你把东西拿进来，我上去看看。”陈母吩咐跟在后面的韩姨，动作优雅地走进屋里。

唐译吓得大气都不敢喘一下，她不由得想到昨天晚上见到陈母时的情景。

陈上为了庆祝生日，请了一些朋友去“嘉上”玩。十几个人要了一间大包厢，一张数米长的玻璃桌堆满了各色糕点和酒水，大家又是吃又是唱，闹得她简直受不了，于是溜出来透透气。她站在过道里观赏各种各样见都没见过的洋酒。专用电梯的门突然打开，一行人走了出来。

她转过头看了一眼，男女都穿着套装，应该是“嘉上”的工作人员。她没有在意，有人见到她却很惊讶。走在最前面的陈母折了回来，微笑着打了个招呼：“唐小姐。”

这是唐译第二次见她，第一次还是高中的时候。唐译后背紧紧贴在放洋酒的柜子上，紧张得差点不能呼吸，“您……好……”她表情僵硬说道，只觉得头皮发麻。

陈母不动声色打量着她，回身对助理小声说了些什么。助理连连点头，和其他人走了，安静的空间里只剩下她和陈母。唐译手足无措站着，觉得自己的心跳一下比一下快。

“我是来找阿上的，今天他生日。”陈母的声音听起来很温和。

唐译只知道“哦，哦，哦”地点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她来“嘉上”的次数不算少，却从来没想过会在这里碰到陈上的母亲，此刻真是又惊又吓。

“你学习怎么样？”



“还……好……”唐译低着头不敢看她。

“阿上从小就不爱学习，送他出国读书，他说过得不快乐。我拿他没办法，只好让他回来。”

“……”唐译不知道说什么好。

“阿上这孩子，性格有些偏执，也不知像谁。”陈母轻轻地叹了口气。

唐译鼓起勇气红着脸说：“伯母，我跟陈上——”她到底说不出“我跟陈上其实没什么”这样自欺欺人的话。

陈母看了她一眼，远处传来陈上的声音：“妈！”陈母对她点了点头，快步朝儿子走去。陈上并没有发现藏在酒柜后面的她。

说起来，陈母对她好像从来没说过一句不礼貌的话，可是唐译知道，这只是她的涵养而已，这叫她更不知如何应对。

想到这里，她揉了揉纠结在一起的眉心，不知道陈上有没有被抓个正着，心里替他捏了一把冷汗。

“阿上！”

陈上听见楼下的叫声，忙把床头柜关拢，户口本往T恤里一塞，轻轻把卧室门带上，慢悠悠踱过来，站在楼梯口故作镇定地说：“妈，你回来了。”插在口袋里的双手手心里全是汗。

陈母瞟了一眼儿子，才在沙发上坐下，“你在房间里干吗呢？”

“没干吗。妈，我去换件衣服。”陈上一溜烟跑回自己房间，见到唐译发的短信，找了件外套胡乱穿上就跑。

“我难得回来一次，你又要去哪儿？”陈母见他要去，语气不满，拍了拍身边的座位，“过来，陪我说说话。”

“该说的昨天晚上不都说了嘛！你知道我喜欢谁，为什么一定要逼得我不快乐呢？”

“我没有逼迫你的意思，只是希望你考虑清楚。”陈母的话虽柔和，态度却很坚持。

“妈，你别操心了。我自己的事，我可不考虑清楚吗？你说过你是开明的。我走了，晚上回来陪你一起吃饭。”陈上匆匆忙忙跑出来，见周围没人，对着茂密的树丛小声说：“你在哪儿？快出来。”

唐译探出半个圆滚滚的脑袋，眼睛滴溜溜到处看，然后三步并作两步打开后座

的门，弯腰钻了进去。她怕人发现，半趴在后座上，长吁了一口气，拍着胸口说：“快走，快走。”刚才真是惊险，做贼也不过如此。

两人来到上大的“学籍管理处”借户口页。老师问唐译借户口页干什么，唐译支支吾吾答不上来。陈上挑了挑眉，理直气壮说：“结——”唐译忙打断他，干笑着说：“借，自然是有用处。”老师没有多问，把户口页给了她，又提醒她记得按时归还。

“好像还要照相，是不是？”陈上问她。

唐译一点结婚的心情都没有，她像一个做了错事的小孩，耷拉着脑袋跟着陈上来到学校门口的照相馆。她只不过是一个大三的学生，今年刚满二十一周岁。

照相的师傅问他们照什么照，唐译回答证件照。照相师傅便给他们每人照了一版两寸的证件照。

总算凑齐了结婚所需的证件，陈上兴冲冲赶到民政局的时候，工作人员已经下班了。

唐译松了一口气。

他却一点都不在意，“在附近找个地方吃饭，下午再来。”

唐译苦着脸说：“我们还是回去吧，人家都下班了。”她看了看乌云密布的天空，狂风吹得树枝哗哗地响，缩着肩膀说：“要下雨了。”

陈上搂着她往前走，“下雨更好。以后回忆起来可以说，我们的结婚纪念日，是一个浪漫的雨天。”

“快点吃。”陈上催促她。

“时间还早着呢。”早饭不让她吃，总不能午饭也不让她吃吧。她这哪是结婚，简直就是抢命。

“我们要第一个领证，早点去排队。”

“这又何必呢？”

“比较有纪念意义啊。”陈上回答得振振有词，她只能无语。

两人冒着风雨在门外站了将近半个小时，尽管撑了伞，肩膀和裤腿还是打湿了。唐译瑟瑟发抖，不知是冷的还是怕的，头埋在陈上的胸口，呜咽说：“我冷，我想回学校。”

“忍一忍，领了证我们就回去。”

“不，我现在就要回去。”



陈上一手撑伞，一手抬起她的头，一脸严肃地问：“你是不是不想跟我结婚？”

“当然……不是……”唐译眼睛一闭，抱着横是一刀竖也是一刀的心情伸出手紧紧抱住他。事情怎么会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她直到现在也没有弄明白，脑子里稀里糊涂的。看他坚持的样子，她好像没有办法退缩。

工作人员见到他们准备的结婚照，差点笑掉大牙，“你们是要结婚还是离婚？”

“结婚照是要两个人一起照的吗？”唐译愕然地问。

两人只好重新再拍。

陈上看着两个依偎在一起的脑袋喜滋滋地说：“不错，这才像是结婚嘛，亲亲热热的。”又端详了一会儿对着唐译说：“你比较漂亮。”

工作人员先看了两人的身份证，确认无误，打开陈上偷来的户口本，神情古怪地“咦”了一声。

陈上紧张地直问：“怎么了，怎么了？”

工作人员把户口本转过来给他们看——里面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只是一个空的户口本的壳子。

第一章 误上贼船

陈上和唐译双方都有印象的初次见面虽然够不上隆重的级别，却足以让人印象深刻。

那天下午唐译和夏文倩做完值日，下楼倒垃圾，远远地瞥见“爱晚亭”后面的竹林里有不少学生聚在一起，推推搡搡，时不时传来一两声惨叫。

“好像在打群架哦。”夏文倩伸长脖子、探头探脑地说。

“不要看。我们只是来倒垃圾，不要惹是生非。”唐译经验十足地警告她。在这个鬼学校，发生任何稀奇古怪的事都不足以为奇。

两个男生一前一后、跌跌撞撞从竹林里跑出来，其中一个满脸血污、捂着鼻子飞快跑过唐译身边，胳膊肘撞了她一下。他踉踉跄跄斜穿过草坪，手指缝还在往下滴血，很快拐上种满法国梧桐的主干道。另外一个踏上石子路的时候，一脚踩空，脸面朝下跌了个结结实实，扑通一声倒在唐译脚下。前面那个男生见同伴跌倒了，愣了一下，忙又往回跑。

突来的变故把她吓了一跳。她见倒在地上的那人疼得直吸气，忙扔了手里的垃圾袋，把他扶起来。脸上混着污泥和鲜血的男生对她咧嘴一笑，露出洁白整齐牙齿，



样子有几分恐怖。

这时，竹林里跟着追出五六个身材高大的男生，皆是气势汹汹、面色不善的样子，眼睛盯着前面两个女生问：“你们是谁？”

站在路中间的夏文倩脸色苍白看着眼前混乱的状况，惊慌得不知道如何是好。倒霉的她们似乎被牵扯进来了……

先前跑回来的那个男生上前一步，挡在同伴身前，眼神轻蔑地看着对方，冷冰冰地挑衅：“以多欺少算什么英雄好汉，有本事就单挑！”

“单挑？可以，你一个挑我们五个。”

“群殴也行，我们五个群殴你一个！”

“我们就喜欢以多欺少，怎么了？”

“哈哈……”

对方的笑声肆无忌惮，如狼似虎盯着不肯低头认输的陈上和范从思。

唐译看着双方你一拳我一脚打了起来，势单力薄的两人完全处于下风。她拽着早已吓呆的夏文倩往相反的方向用力奔跑，另一只手上还拎着塑料垃圾袋，奔跑过程中发出“哧啦，哧啦……”的声音。

有人追了上来。

“陈老师，陈老师！”唐译急中生智，突然放开喉咙大声喊叫。这些学生再无法无天，对素有“魔鬼”之称的教导主任陈志新还是有几分忌惮。

唐译紧张地咽了咽口水，回头看时，那些刚才还气焰嚣张、目无法纪打群架的男生全都作鸟兽状，一哄而散。她定了定神，大口大口喘气。

“好险！”夏文倩拍着胸口说。若不是“陈老师”把他们吓跑，说不定她们也要跟着遭池鱼之殃。

两人站在那里发了一会儿呆，似乎还没有从刚才的震惊中回过神来。唐译打破沉默说：“走吧，把垃圾倒了，再去吃饭。”

两人有气无力往回走。

刚才那两个男生相互搀扶着从“爱晚亭”阁楼上拾级而下，头上、脸上、衣服上到处是泥土草屑，浑身脏兮兮的，认不出本来面目。四个人八只眼睛当面锣对面鼓碰个正着，唐译没想到他们躲在亭子里没走，而他们似乎也没料到唐译她们会去而复返。

唐译手中黑色的垃圾袋像凑热闹似的，咔嚓一声从中裂开来，撒得满地都是臭

哄哄的垃圾。两个男生本来走远了，听到动静回头，看她的眼神说不出的奇怪。

“真是的，倒个垃圾也倒出这么多事来，什么鬼地方！”唐译一边吃饭，一边嘟嘟囔囔不满地说。

夏文倩一手撑着下巴，歪着头说：“你认不认得他们？看着有些眼熟，好像是新来的插班生哦。”

“晦气！”一说起这个，唐译就火大。

被外人称为“有钱人家小孩的收容所”又或是“全市最差生的集中营”的玉明中学，官方名称又叫“上临市第十九中学”。十九中为了提高升学率，扩大在全市中学的影响力，想尽办法哄从外地中学挖了一批优秀新生，美其名曰“优才计划培训班”，唐译便是其中受害者之一。她自从第一天踏进学校的大门，一头撞死、一了百了的念头便时不时在脑海里浮现，只恨自己识人不清，上了招生办老师的当。

“一开始十七个人，考试平均分全在88分以上，任课老师也是歹竹里面挑的好笋，这也罢了，我们都认命了。为什么到现在变成了三十三个人？”唐译愤愤不平地控诉道。

“优才班”的成立一开始确实是学校的秘密武器，然而消息不胫而走之后，不少家长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转入“优才班”，可谓使尽浑身解数，难免使出威逼利诱诸如此类的手段。学校尽管表现得很强硬，可是实在得罪不起某些财神爷，只好退一步财源广进，结果便变成了现在这样的局面：一半是名副其实的“优才生”，另一半是无法无天的“优差生”。

夏文倩安慰她的同时也是安慰自己，“既来之，则安之，不然有什么办法，人都来了，学也已经开了，只好认命啦。我们可是和学校签了合同的，中途不得转校，不然要赔很大一笔违约金的。”

唐译每次一想到这个就欲哭无泪，气愤地说：“太无耻了，居然逼迫学生签卖身契！”

夏文倩情绪也很沮丧，“若不是贪图学费全免，也不至于来这里。我都不敢跟以前的同学说我在十九中。”

班上大部分的“优才生”家里经济状况都不怎么好，因为交不起高昂的学费才不得不选择来声名狼藉的十九中。

唐译拨了拨餐盘里冰冷的土豆丝和泛黄的青菜叶，胃口大失，叹气说：“想当初学校骗我们来的时候，话说得多么的动听：三年学费全免，宿舍两人一间，吃饭发





饭卡，每月还有生活补助金。结果呢，上顿吃了一个荤菜，下顿就只能吃素了。所谓的生活补助金就是每个月拿着二十块钱的水果卡免费领一次水果，四个苹果就要十五块，另外再凑两个桔子敷衍了事。”她说到激动处，声音不由得大了起来：“饭都吃不饱，还怎么学习啊！”

她对新学校再不满，也明白一时糊涂误上贼船，学习上更是半点不能马虎，不能叫去了上临一中的那些人小瞧了她。上临一中是上临市最好的中学。

陈上和范从思因为打架狼狈得不便回宿舍。陈上也没有叫家里的司机来接，两人打了一辆车直接回去。

陈家坐落在上临市北郊区，依山傍水，环境清幽。出租车刚开进陈家的私家路，猛然映入眼帘的是从天而降的一大片绿色，让人暑气顿消，心底不由自主生出一股清凉舒适感。远远地只见一座结构复杂的欧式别墅掩映在郁郁繁茂的丛林间，隐隐约约露出屋顶一角。

从大门口到主楼还有一段不近的路程，两人沿着弯弯曲曲的鹅卵石小径慢慢走着。两边是修剪得整整齐齐的大片草坪和呈规则几何图案的花圃，沿路花木扶疏，绿荫成林，远处还有假山、凉亭、游泳池等建筑物。陈宅是一座占地面积广阔的私人花园别墅。

“今天的事，连累你了。”陈上看着范从思的猪头脸抱歉地说。他看似恐怖，满身是血，其实只不过是鼻子因为天气干燥容易流血而已。

双方之所以大动干戈既不是为了女人也不是因为钱财，不过是为了抢一张户外的乒乓球台子，真是一群任性的小男生。

“说到谢谢，应该谢谢唐译才是，若不是她急中生智大叫老师，把那些人吓跑，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呢。”范从思乖乖地让陈家的老管家韩姨给自己涂药，疼得龇牙咧嘴。

“谁？”

“唐译，长头发、扎马尾的那个，优才生里优才生。你不会不知道吧？”

“哦，她啊！”陈上一脸的不屑，眉目间似乎又有几分气恼。优才生？全都是自以为了不起的东西！

范从思留在陈家吃过晚饭便走了。两家大人长年累月不在家，因此也没有人打电话到学校过问他们打架一事。

陈上晚上玩游戏玩到凌晨五点才睡，第二天爬起来已经是中午十二点，干脆称病没有去学校，下午接着玩游戏。第三天上学又迟到了，只好等下了课再进教室。偌大的校园空荡荡、静悄悄的，半个人影也没有。他单肩背着书包在学校里到处游荡，经过宣传栏的时候，看见唐译的名字第一个出现在校内的“喜报”上，红纸黑字，笔酣墨饱，和她不可一世的样子一模一样。

他暗暗骂了句“德行”，扯了扯肩膀上的书包快速离开，不愿再多看一眼。无聊地蹲在玉明湖边打水漂，垂下的柳条时不时拂到他眼前，他用手粗鲁地甩开。玉明湖是一片半月形人工湖，周围种植了一圈垂柳，湖面虽然只有“巴掌大”，然而湖水清澈见底，波平如镜，是玉明中学风景最美的几个地方之一。

“嗨，你一个人躲在这里做什么？”赵明颜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一脸笑意。她身子一侧，坐在陈上身旁一块光溜溜的大石头上。

“你怎么不上课？”陈上五官轮廓分明，浓眉薄唇，眼窝深邃，不管说不说话，皱眉还是微笑，自有一股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因为外形出众，家世显赫，一向被女孩子宠坏了，对赵明颜的态度时好时坏。

赵明颜大喇喇地说：“嗨，我们老师才不管我们呢。”她是艺术班的学生，学音乐的，身材高挑修长，一头长卷发染成金黄色，就那么随意地堆在肩膀上，秀丽的鹅蛋脸还有点婴儿肥，越发增添了她的青春可爱。

十九中之所以口碑不好，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学艺术的学生占了将近一半的人数，不似正规中学。

陈上看了眼手表，还有五分钟下课，站起来要走。赵明颜忙拉住他，“今天周末，晚上一起出来玩吧，李喆也会来，你把从思一块叫上。”他们四个家世相当，从小一块长大，经常在一处厮混。

“到时候再说吧。”他丢下一句话，头也不回地走了。

教室里吵吵嚷嚷，乱哄哄的一片。陈上趁乱溜回自己的座位，刚坐下，唐译便走过来催交数学作业。

一向不知练习簿为何物的何先勇凑过头来悄悄地说：“这次不交作业恐怕是不行的喽。你不知道，啤酒肚孙有多恐怖。”

陈上充耳不闻。他就不交，看他能拿他怎么办！

课上啤酒肚孙问他：“所有人都交了作业，你为什么不交？”

“不会。”





陈上傲慢的态度激怒了原本就脾气火爆的啤酒肚孙。他眯着眼睛说：“不会不要紧，我找一个会的帮你。唐译，你帮他帮到作业会做了为止。”

被点名的唐译只觉得自己倒霉。

总算放学了，优差生们一边收拾书包一边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脚底抹油，一溜烟跑了个精光。

唐译一转头，陈上就没了踪影。她连忙冲到阳台上，对着楼下大喊：“喂，喂！”引起不少学生的侧目。

何先勇一把扯过身边的陈上，幸灾乐祸地说：“我说你躲不掉吧。你这叫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陈上重重推了他一把，不悦地说：“扯什么扯，一边儿去。”眼睛转了转，脸上露出一个恶作剧般的笑容。

“到底去哪儿？”唐译跟在他身后，眼看出了校门，不免有些担心。

“怕什么，我还能把你卖了？写作业也得找个安静的地儿。再说了，就算把你卖了也值不了几个钱，我懒得费这个劲。”

“你——”她算是领教了对方的毒舌。

陈上拦了一辆出租车，示意她进去。唐译怔了怔说：“不是说附近吗？慢慢走过去好了。”陈上也不说话，推着她往里坐，关上门冲前面的师傅说了一个地址。唐译是从外地来的，对上临不熟悉，也不知道他说的是哪儿，心里感叹有钱人家的小孩真是奢侈，三步路也要打车。

直到车子在霓虹灯闪烁的大街前停下，唐译脑袋轰的一声炸开来。陈上扯着她下了车，见她站着不动，皱眉说：“发什么愣，走啊。”

“这是哪儿？”她喃喃地问。

“朝南街。”

朝南街是上临市最繁华热闹的地段之一。蜿蜒曲折的上临河将街道一分为二，两岸耸立着灯光璀璨的高楼大厦倒映在色彩斑斓的河面上，比起白天，这里的夜晚更为年轻人所喜爱，是有名的“不夜街”。

“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唐译因为愤怒声音不由自主变得尖锐起来。

“写作业啊。”陈上仍是一副不痛不痒的表情。

唐译气得直跺脚，转身就往回走。她茫然无措看着周围陌生的街景，像一只无